



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
厦门大学海外华文教育研究所
厦门大学汉语国际推广南方基地

2013年

国际汉语学报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Studies

第4卷
第1辑



学林出版社
Academia Press

013053817

H195-53
09
V4-1

2013年

国际汉语学报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Studies

第4卷 第1辑

郑通涛 主编



H195-53
09
V4-1



北航

C1661595



学林出版社
Academia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际汉语学报. 第4卷. 第1辑 / 郑通涛主编.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13. 6

ISBN 978-7-5486-0511-9

I. ①国… II. ①郑… III. ①对外汉语教学—教学研究—文集 IV. ①H19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62685 号



国际汉语学报 第4卷·第1辑

主 编——郑通涛

执行编委——方环海

执行编辑——张 涵

责任编辑——王后法

封面设计——魏 来

出 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81号3楼)

(电话: 64515005 传真: 64515005)

发 行——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排 版——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常熟市东张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1092 1/16

印 张——18.25

字 数——44万

版 次——2013年6月第1版

印 次——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86-0511-9/H·35

定 价——48.00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Studies

《国际汉语学报》编辑部

主 编 郑通涛

编辑部主任 方环海

编 委(以拼音为序)

常大群 陈荣岚 陈燕秋 方环海

方丽娜 耿 虎 李如龙 连志丹

刘 莹 卢 伟 施仲谋 王 虹

张 群 郑通涛

目 录

社会语言给对外汉语教学的启发	李如龙	1
汉语国际教育的文化语言学接口	宋 晖	8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文化教学的目标	赵 明	14
从使动-自动和主动-被动转换看汉英语的语序类型特征	刘晓林	26
试论否定和焦点的关系问题	祁 峰	39
义位是其成分义、结构义和语境义的函数	刘善涛	50
现代汉语与越南语存在句句法比较研究	Hoàng Tố Nguyên	61
近十年来的“对外汉语教学模式”研究综述	陈 勇	90
试论初级汉语教学阶段虚词的例句设计	牟世荣	95
美国大学初级汉语教材语法构式编排考察	罗 宇	101
现阶段网上汉语教学平台建设分析	王 帅	110
“给”字句式探索:以台湾华语与新加坡华语的口语语料为例	江郁莹	118
单音节形容词致使句探析	蔡忆铭	132
现代汉语“姓+某(某/人)”研究	徐文君	142
解读《说文解字》部首“王”	王思闻	156
殷商与西周铭文中“赏”、“赐”二字语法辨析	杨于萱	163
“更”及“更 X”类副词的连接功能	张玉倩	171
“谁说 X”结构探微	高飞飞	185
论“A 是 A”构式		
——兼论构式进入小句、A 进入构式的条件限制	侯贤慧	197

“理论上”“原则上”与“名义上”的隐性否定功能考察	蔡凯燕	211
---------------------------------	-----	-----

基于汉语特征的词汇动态系统研究

——《汉语词汇论集》述评	刘晓梅	224
--------------------	-----	-----

《解读最简主义》述评	马志刚	231
------------------	-----	-----

关于“纸张粉碎机”的层次结构

——《“纸张粉碎机”的层次结构》读后的几点思考	吕峰	237
-------------------------------	----	-----

《汉语语言文字启蒙》中的“CIVILISATION”	马燕华 译	249
----------------------------------	-------	-----

罗马字母表在东亚地区语言中的应用(1863)	詹姆斯·萨默斯著 刘殊墨 方环海译	265
------------------------------	-------------------	-----

CONTENTS

The Inspiration of the Social Language's Influence on the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LI Rulong 1
Cultural Linguistic Interface of Teaching Chinese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	SONG Hui 8
Considerations on the Goal of Cultural Teaching in TCSL	ZHAO Ming 14
The Typ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and English Se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ausative—Inchoative and Active-Passive Transformation	
.....	LIU Xiaolin 26
The Discuss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egative and Focus	QI Feng 39
Glosseme is the Function of It's Component Meaning, Structure Meaning	
and Context Meaning	LIU Shantao 50
A Comparative Study of Existence Constructions's Syntactic in Modern	
Chinese and Vietnamese	HOÀNG TỔ Nguyên 61
The Research Summary of Models in TCSL for Nearly Ten Years	CHEN Yong 90
An Analysis on the Example Designing of Chinese Function Words in	
TCFL	MOU Shirong 95
Grammar Constructions Compiling in the Elementary Chinese Textbooks	
Used in American Universities	LUO Yu 101
Current Online Chinese—Teaching Platform Analysis	WANG Shuai 110
On GEI 'give' Constructions: Spoken Data in Taiwan Mandarin and	
Singaporean Mandarin	HSIANG Yuying 118

Analysis on Monosyllabic Adjective Causative Sentences	CAI Yiming	132
The Study of “family name + mou(mou/ren)”	XU Wenjun	142
Analysis on the Wang Radical of <i>Origin of Chinese Characters</i>	WANG Siwen	156
The Analysis of the Inscription words “Shang” and “Ci” in the Yinshang and Xizhou Dynasty	YANG Yuxuan	163
The Study of the “More” and “more X” Kind of Adverb Connection Function	ZHANG Yuqian	171
On the Structure “Shui shuo X” in Chinese	GAO Feifei	185
The Analysis of “A shi A” Pattern ——Concentrating on the restrictions of the pattern and A	HOU Xianhui	197
“Lilun Shang” “Yuanze Shang” “Mingyi Shang” and their recessive negative function study	CAI Kaiyan	211
The Review of “ <i>Chinese Vocabulary Studies</i> ”	LIU Xiaomei	224
The Review of “ <i>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Minimalism</i> ”	MA Zhigang	231
On the Syntactic Structure of “Zhizhangfensuiji” ——Thoughts after Reading the Syntactic Structure of “Zhizhangfensuiji”	LYU Feng	237
The “Civilisation” of <i>A Key to Chinese Speech and Writing</i>	Translated by MA Yanhua	249
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Roman Alphabet to the Languages and Various Spoken Dialects of China and Japan	Translated by LIU Shumo & FANG Huanhai	265

社会语言给对外汉语教学的启发

李如龙*

摘要: 社会语言学是对结构语言学的重要补充,兴起半个多世纪来已经有很大进展。社会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有不少共同的观点,对语言教育有诸多启发。第二语言教育应该转轨为教言语、训练言语运用的能力,做到语用合理和适应语境。要加强阅读训练,引进文学导入,辅文化阐释,以利于培养语感和学习兴趣。

关键词: 社会语言学 言语运用 语感 语境

一、社会语言学的兴起和贡献

20 世纪中叶,在结构语言学和转换生成语言学风靡一时之后,人们发现了,社会生活中使用的语言实际上是充满着各种复杂的变异的。着眼于语言的共性,就全社会所约定俗成的规整系统去研究语言的共时体系,探寻语言内部的结构规律,是必要的,现代语言学较之古典的语文学,确实是经历了一场革命:从研究古代书面语转向研究现代口头语,把语言学从经学的附庸地位上解放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现代科学。然而,作为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作为文化的载体,语言和社会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千百万人的使用过程中,语言的变异是非常复杂的,不研究变异,就不可能全面深刻地理解语言的社会本质,也不可能有效地指导语言的社会应用。社会语言学就是适应着这样的认识的需要,作为现代语言学的一个分支、作为结构语言学不可或缺的补充而建立起来的。许国璋说:“语言的内向研究,诚然在语言的静态描写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严谨和准确,但是对语言的社会功能却置之不顾,不讲语义、不讲社会功用,只重形式的描写的语言学,几十年内在美国成为一种传统。仿佛语言学的研究,根据定义和传统就应该离开社会似的……社会语言学的出现,是语言研究的正常发展,是语言学的正常发展。”(《论语言和语言学》,商务印书馆,2001,第 90—91 页)

半个多世纪以来,抓住言语的变异这个核心,研究语言和社会的共变的社会语言学蓬勃发展,获得了广泛而有效的研究成果。例如,从不同社会群体的言语差异研究社会方言,从语言接触引起的变异研究双语、双方言,从言语交际中的变异研究行业语言和语码转换,

* 李如龙,男,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语言学家,研究方向为方言学、音韵学、应用语言学。电子邮件: lirlongchina@yahoo.com.cn。

在多语社会中为协调社会生活而研究语言计划和语言政策,在书面语的应用方面研究各种语体和话语类型的特征,等等。就研究方法说,社会语言学注重调查言语变异的事实,归纳不同类型、探寻演变规律,并致力于解释种种变异和社会文化背景的关系,从而建立自己的理论。如今社会语言学已经相当成熟。实践证明:不论是在理论方面还是应用方面,社会语言学都已经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吕叔湘曾指出,19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兴起,“寻求语言发展规律可以说是一次大解放”,20世纪初索绪尔提倡就语言本身而研究语言“是语言学的第二次解放”。五、六十年代后,“把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研究这可以说是语言学的又一次解放”(吕叔湘全集,第七卷《吕叔湘语文论集》,辽宁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115页)。现在看来,这样来评价社会语言学并不为过。

二、应用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是一对孪生兄弟

自发的语言传承(语言习得)应该是和语言的形成同步存在的。自觉的语言教育则是人类文明阶段才有的。有了文字之后,为了书面通语的传播和规范,设立了母语教育,后来,有了民族的交往,又有了第二语言的习得和教育。早期的二语教育和母语教育可能还没有多少区别,欧洲的拉丁文教育是作为一种知识来传授的,目的在于书面语的翻译;来中国学习汉语的外国人(如日本的遣唐使)可能也是接受的塾师的工匠式训练。有了现代语言学的描写,近代的二语教育普遍采取“语法-翻译法”,根据描写语言学的成果给学生介绍语法结构的知识,对照母语语法的异同进行二语对译,而且也往往局限于书面语的训练。这种二语教育只能教出刻板的读写能力,口语能力往往很差。

二战之后,民族独立国家的母语教育和先进国家的二语教育都成了国家大事,应用语言学就在这些广泛实践中应运而生。稍后,社会语言学也破土而出。这两个新兴学科就像是一对孪生兄弟,在理论上和方法上都有许多共同点。例如,认为语言的研究不能像结构语言学那样,固守在静止的、理想的共时系统去研究,不能局限于对它的内部结构规律的理论分析,而应该考察它在应用过程中所存在的种种变异、探寻变异的规律;不能只就语言研究语言,而应该研究语言与社会的关系;不能只研究语言的形式,而应该透视形式背后的文化,从而对语言的构成和演变作出解释;不能把语言学变成纯理论的学科,而应该研究语言在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应用;在研究方法上都提倡对活语言做调查和考察,对语言在社会应用的各个领域进行试验研究;在充分运用语言学的本体研究的基础上,都很重视多个相关学科(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等)的综合研究。相对而言,社会语言学更侧重言语的变异和语言社会应用的理论研究,应用语言学则侧重于语言的习得和教学的实际研究。许多社会语言学家都同时是应用语言学的专家。例如1959年在华盛顿成立“应用语言学中心”的C. Ferguson(弗格森)就是著名的社会语言学家,M. Halliday(韩礼德)也是兼有社会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论著的大学者。

既然社会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有许多共同的理念和方法,二者之间就应该相互借鉴、相互为用。后现代主义提倡相关学科交叉、综合应用于现实的研究课题,这是很有道理的。本文从三个方面讨论社会语言学对于对外汉语教学的启发。

三、处理语言和言语、结构和功能的关系是语言教育的根本

索绪尔睿智地把语言和言语区别开来,但是他又限定语言学为“就语言研究语言”,把言语排除在语言学研究之外。实际上,言语是语言存在的现实,没有言语,语言系统就无处依附,没有言语的变异,也就没有语言的发展。结构是语言的系统,功能则是结构在言语中的应用。两者也是相互依存的。社会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的兴起纠正了结构语言学的缺失,把研究的重点转移到言语和功能上来,这就使语言学有了健全的双脚,能够全方位地研究语言了。

E. A. nida(尤金·奈达)在确定社会语言学的任务时引用了海姆斯的话:“解释和分析社会共同体的各种谈话方式以及使用这些方式的条件和意义”,接着他又说,“把功能作为研究的中心,并不会造成形式与语境的脱离。形式与功能是相互联系而成整体的。不过,社会语言学优先考虑的是言语而不是语言,是功能而不是结构,是语境而不是信息本身,是语言的得体性,而不是语言的任意性。”(《关于社会语言学》,祝畹瑾编,《社会语言学译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第18页)

因为语言和言语相联系、结构和功能相联系,社会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都不能不顾语言本体的研究,但是把研究的重点转移到言语和功能上,以便更加直接地为语言的应用和教学服务,这是很正确的。

语言教育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不论中外古今,语言课本都是用名篇作为范文来教的。名篇范文就是典范的、有用的、有趣的言语作品,是综合了语言规则和言语应用、把结构和功能结合起来的言语实际,就中国传统的汉语教学训练说,总是在简短的识字正音之后着重于扩词造句、选词炼句。这本来就是行之有效、不可颠覆的历史经验。母语教育中因为学生都有一定的语感和初步的言语能力,所以很少人对此发生怀疑。像1958年我国的初中《汉语》和《文学》的分科教学那样,把语言的结构系统知识装进母语教材,怕是很少见的,后来很快就改过来了。可是,在第二语言教育中,由于母语和目的语的结构系统不同,在描写语言学提供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之后,语言结构系统作为完整的知识来传授,又一时风靡起来,好像就是天经地义似的。于是,语言教学本来是“言语”的教学、“功能”的训练,就变成了“语言结构”的教学,即“语法-翻译”法的训练。

看来,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强调“言语”和“功能”以“正本清源”,还是很有必要的。多年来的对外汉语教学,从教材编写到教学方法的掌握,虽然范文教学并没有抛弃,会话训练和言语情景的设计也很用心,这都是符合“言语、功能”训练的要求的。但是,强调以语法为纲、把语法点分别组织在单元和课后练习之中,成了教学的定式。老师在教学过程中,对于语法知识又往往是求深求细,不厌其烦,唯恐没有把自己所知道的语法理论都搬给学生。这说明以语法为中心的情况还没有根本的改变。

三十多年前,桂诗春就提出了为二语教育建立“教学语法”的问题。他说,描写语法“本身有一个语法科学体系统,这个系统并不考虑语法教学的特点,也难于施教……教学语法应该源于描写语法,但却要根据语言学习的条件和目的从中选择最必须的语言项目,加以合理的安排,用以教授给学生。教学语法起着一种把描写语法过滤的作用,但是教学语法

所要考虑的因素不仅是语言的因素,它要考虑学习者的心理因素和语言学习的社会因素。”(《应用语言学》,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69—70页)然而,应该说,至今为止,对外汉语的教学语法还没有建立起来。这显然是因为,从事教学的人对汉语语法缺乏深入的研究,也无暇去研究,而研究汉语语法的专家又缺乏二语教学的经验,他们还忙着为建立自己所理解的描写语法的理论体系而争论不休呢。组织两方面的人好好研究一下对外汉语教学的语法要点和教学方法是应该提上行动日程了。

从描写语法“过滤”出教学语法,一是要分清主次以突出特点,二是要分清难易,作循序渐进的安排。多年来,专家们也做过些探讨,但总是微观的具体考察多,宏观的理论思考少;个体研究多,团队合作少;从理念和语料上推论多,在教学实践中试验和总结少,因而实际效果还不大,不少重要问题长期议而无果,一旦留学生问起来还是说不清,只能用“习惯如此”来搪塞。例如语序有定与无定是外国人学汉语的一大难点。不同的语序,有时是语气的不同(你怎么了?/怎么了你?),有时是语体的不同(月亮从东山上升起/月亮升起在东山之上),有时是个别词的意义不同(客人来了/来客人了),有时是整句的意义不同(他们什么都知道/他们都知道什么?),还有的同样的格式变换会造成不同的效果(试比较:三个人吃一碗饭/一碗饭吃三个人——三个人住一个屋/一个屋住三个人)。可见,对外汉语教学必须实现观念上的根本转变: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的出发点都应该从语言-结构的轨道转变到言语-功能的轨道上来。一旦实现了这个转变,就会出现一片明朗的天地,看到宽广的道路。

赵元任在谈到“外语的学习和教学”时早就郑重提醒过:“在课堂上千万不要耗费时间来净用学生的本国语来讨论这个语言。那是另外一种功课,乃是语言学的功课。”(《语言问题》,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59页)用描写语言学的成果做为语言教学的教材,就是把教学言语的课程变成语言学的课程,我们不能再重复这个方向性的错误了。

四、切实研究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言语能力的训练

语言知识对于二语教学是不可没有的,但是,语言教学必须从语言知识转轨到言语应用上来,就知识的传授和能力的训练说,后者是中心立足点,是教学的重点。这是社会语言学对二语教学的另一个最基本的启发。

什么是语言能力?为了使概念更加明确,著名的社会语言学家D. H. 海姆斯,把语言能力、言语能力改称为交际能力(communicative competence),发表了《论交际能力》这篇著名的论文。在批评了乔姆斯基把语言能力等同于语言知识(语法知识)之后,该文提出,交际能力应该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1. 形式上是可能的;2. 运用的手段是可行的;3. 在特定的情景中是得体的;4. 交际行动实现了结果。他说:“我把语言能力看作是人的各种使用语言能力的总称……语言能力依赖于知识和运用。”并指出:“提出广泛的关于语言能力的理论的目的在于说明怎样把一贯可能的、可行的和得体的行为结合起来,引出和解释实际上发生的文化行为。”(《社会语言学译文集》,祝畹瑾编,北京大学出版社,第64—68页)

应该说,随着国外应用语言学理论的引进和我国对外汉语教学事业的发展,教外国人学习汉语应该着重训练他们的交际能力这个观念是不会有人反对了,但是不见得都能从思

想上真正建立这样的观念。以传授语言知识为主的教学思想是千百年传承下来的,不是短时期里可以根本扭转过来的,从初级班到高级班,满堂灌的现象至今还并不少见。如果从海姆斯所提出的有关内容来看,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些存在的问题。以下提出几点来讨论。

所谓“形式上是可能的”指的是符合语言结构形式的要求,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语言通顺”。为什么不谈“符合规范,掌握规律”,而说成“形式上的可能”?这就是社会语言学所强调的,语言存在的形式是由许许多多的变异组成的,语言要通顺,不能理解为单调、纯粹而贫乏的一种规则和系统,而必须包含一般的规则和诸多可能的变异。从这一点来衡量我们的对外汉语教学,应该说是关于语言结构系统的讲解有余,过于详尽、冗杂,而关于各种言语的变异则常常介绍得不够。例如汉语有大概占百分之十几的多音字,多义字、多义词、同义词就更多了,多音多义的字词是历史上言语变异的积淀,如果是现在还经常使用的,就都是重要的。“分开、分数”的“分”和“水分、分量”的“分”不同音,“打人、打仗、打包、打假”的“打”含义各不相同,有些同义词是经常在不同的言语环境中换用的,第一人称的“我”有时说成“咱、俺”,第二人称的“你”常常说成“您”,这些都是在初级阶段就应该教的,这种多音多义字、词和同义词的相联系的教学还有利于理解字义和词义之间的关联,这对于成年人的学习是启发思考的有效方法。如果完全按照情景课文去教,只是随文注音释义,把一个字、词的音义分成几次去教,只能是事倍功半的操作。

所谓“手段是可行的”是指“语用”的合理性。所谓“特定情境的得体性”则是指的“语境”的适应。如果把上文所说的“形式上的可能”理解为言语系统上的内部的“变异”的话,语用上的变异(包括“语用”和“语境”)则是另一种外部的变异。尤金·奈达在《关于社会语言学》一文中指出:“语言使用上的变异是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核心,”他还就此对社会语言学的任务做过一个有名的概括:社会语言学最基本的方面“就是研究什么人在什么情况下为了什么目的对什么人说什么话并且得到什么结果”(《社会语言学译文集》,第18—25页)

可见,要做到语用合理和语境适应,大体上包括三个方面的要求:1. 言语组织方面做到内容与形式统一;2. 人际关系方面做到恰当融洽;3. 情境适应上做到合理得体。如果拿这样的要求来考察现在的对外汉语教学,也可以发现一些存在的问题。

在初级教学阶段,引进意念-情境教学法之后,交际情境的设计是做了,而且做得不错,但是有些过头。除了情境对话之外,其他短文、诗歌、小故事都没有立足之地。理由是,只有情境对话才能做到学了就用,达到培养交际能力的目的。事实上,如果为了学会日常生活的会话,大可不必训练数月、半年,多组织几次上街、逛公园等课外活动,让学生置身于市井之中,和老百姓多打交道,是不愁学不到交际应对的。关于适应语境的需要、采取恰当的交际策略的语用知识,在不同国家、不同语言区域并没有太大的区别,成年的留学生在家乡使用母语交际时,已经大体具备了这种交际能力,有的外国学生甚至比老师还强。因此,哪怕是情境会话的教学,也还是应该以交际语言本体的训练为主,适当交代一些不同文化环境中的不同社会习惯就行了。切不可用大量的时间讲解适应交际情境的必要和方法。长时期的、千篇一律的情境会话课文和繁琐的交际文化的说解,只能造成课堂的单调、枯燥和沉闷,调动不了学习的持久热情。看来在初级班的情境会话训练的同时,还是应该穿插一些口语化的、简短生动的、朗朗上口的诗文的教学。

相对而言,在初级阶段的教学中,不论是教材的编写或教学方法的掌握,关于语用的提示都显得不足。例如,有关语音的应该有语调的升降、强弱、停顿、语速的快慢的提示;在词汇、语法方面应该有对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话的选词造句的提示;在语体方面还应该提示:口语和书面语、正式语体和随便语体的差异;如何处理亲密与疏离的关系,表示好恶和褒贬的感情。这类语用提示可以作为“知识窗”置于课文之后,或列为课后的思考题、练习题,也可以在教学参考书里告诉老师。Canaie and Swain (1980)在发挥海姆斯的“交际能力”理论时还提到社会语用能力、语段能力和策略能力。“社会语言能力指懂得交际的社会环境,知道说话的双方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说话双方有多少共同的背景知识,以及双方交际的目的。语段能力是如何将单个的语用单位连贯起来成为有机的一体。策略能力指在交际过程中懂得如何开始,如何结束,如何将交流维持下去,在出现问题的时候如何补救等等。”(转引自徐大明等,《当代社会语言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255页)这些方面也都可以作为语用提示的内容。

中级阶段以后的教材和教学活动,语用能力的训练应该从修辞和文化两方面进一步加强。修辞就是高级的语用。汉语的语法是语义语法,没有形态变化,词性多有活用和兼类,语序灵活多变、同义句型多,用词方面因语体需要单双音词可以随时调换,因表达需要,词的引申、比喻使用也十分灵便,这都说明,汉语的表达,除语法通顺之外,修辞的加工有广阔的天地,有人说,汉语是修辞制约着语法。难怪在中国古代只有修辞学而没有语法学。为什么古代的语文教学重视做对子?对子讲究字数相同、字义相同或相反,字音(平仄)相应,学会做对子,可以得到构词和选词的训练,还可以为连词成语时选用并列格,造句时讲究对偶、排比做好准备。眼下对来华留学生的教学,多数是急功近利地求快、求实用,只求应急对付,不求艺术深造,因而很不重视修辞教学,这是一种带有误解的近视眼。适当的修辞训练(如旧词新用、新词旧用,书面语和口头语的换用,长句短说或短句长说等等)不但可以提高表达的质量,还可以学到许多文化常识,对于增加文学趣味、提升语言学习的积极性也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自从社会语言学强调了交际能力的训练之后,在二语教学的教学方法上也出现许多新的理论和做法。例如“任务型”的教学,预设一定的目的进行有计划的、按照一定顺序的言语表达训练;“鹰架式”教学,以学生为中心组织多样化的课堂互动,这都是从加强口语表达出发的训练。“建构主义”所提倡的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组织“合作性学习”,让学生在一定的语境下主动地完成语义建构,也是强调交际能力训练的教学改革主张。

针对目前对外汉语教学普遍存在的“阅读”训练的缺失,我认为很有必要大力提倡加强阅读教学。外国留学生学习汉语最大的弱点是什么?谁都知道,是语感和语境。因为完全没有语言习得的基础,所以没有语感;因为关在课堂上学习,接触社会少(在国外则更是没有汉语的语言环境),一下课,大家都用自己的母语交谈,所以实际上都没有进入汉语的语境。有计划地组织、指导和督促、检查阅读活动,那就是最好的语感积累和语境的设置。阅读多了,词汇就能不断地扩充,句型也能多样化,因为阅读课文都是经过挑选的精品,学习词汇、语法和语用的效率肯定要比从口语中学习高得多。广泛地阅读不同题材、不同文体、不同作家的作品,就等于置身在广阔多样而又高雅优美的语境之中。外国人本来是有浓厚

的阅读习惯的,来华学习汉语反倒不看书了,这是很奇怪的现象。和母语教育一样,对外汉语的阅读教材也应该分为精读和泛读两类,并且注意按照初、中、高三级的不同要求去编。应该注意由短到长、由浅入深、由易及难,要尽量选编短小精悍、生动有趣、口语化的,最好是朗朗上口、便于背诵的。汉语以方块汉字作为书面符号,也只有依靠大量的阅读才能巩固所学的汉字、扩大未识的汉字,这是声像读物代替不了的。

深入地研究交际能力的训练,应该从初级到高级,从听、说到读、写,从教材到教法,从教师到学生,从国内的教学班到国外的教学班,全面地开展理论上的探讨和应用上的实验研究,这是一项庞大而又复杂的系统研究。

以上所谈几点只是一些举例性的问题。希望能抛砖引玉,引起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专家的注意,开展更加有效的总结、实验,获得更好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吕叔湘语文论集》,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7年。

桂诗春:《应用语言学》,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年。

徐大明等:《当代社会语言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许国璋:《论语言和语言学》,商务印书馆,2001年。

赵元任:《语言问题》,商务印书馆,1980年。

祝畹瑾编:《社会语言学译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

汉语国际教育的文化语言学接口

宋 晖*

摘 要:文化语言学由于其学科本身的特殊性,即地域性、传承性、稳定性和交叉学科性,可以准确、恰当地与汉语国际教育实现对接。这有利于我们在进行学科建设时,既走向异域,又不迷失自我;既立足于本土,又超越本土;既依靠于本体研究,又可以跳出语言研究的小圈子。这要求汉语国际教育在进行课程设计时,要充分考虑到异域文化与中国文化的比较;作为文化语言学与汉语国际教育的重要研究课题,文化词库的研究已迫在眉睫,另外,围绕文化语言学设置一些相关课程,进行具体的交际语境研究都是有必要的。

关键词:汉语国际教育 文化语言学 接口 文化词库 比较

一、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进程的加速,汉语作为世界了解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越来越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全球性关注。全球首家孔子学院 2004 年 11 月 21 日在韩国首尔成立,截至 2012 年底孔子学院已在 106 个国家的 350 多个教育机构落户,中小学孔子课堂达 535 个,孔子学院注册学员 65 万人。美国华美协进社社长江芷若在 2012 年 12 月召开的第七届孔子学院大会上介绍,根据 2011 年美国外语教育理事会的报告,2004 年,美国 K12 级学生学习汉语的人数为 2 万多人,2007 年便达到 5 万人。她认为美国学生学习汉语有利于其建立多元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而这为消除对中国的误解有一定帮助。

可以说,“汉语热”使汉语的应用价值得到进一步彰显,但汉语国际教育学理上的定位一直以来模糊不清,大多数学者承认其多缘属性,我们以为为这个新兴学科打开一扇世界学术界了解与体认中国之窗的前提是有必要重新思考学科定位或寻求他学科的支撑。

二、学科接口的学术语境

之所以把学科定位问题单独拿出来讨论,恐怕与对当下的学术语境理解有关。语言学

* 宋晖,男,博士,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对外汉语系讲师,研究方向为文化语言学、汉语国际教育和汉语语法研究。电子邮件: yuedu@126.com。

基金项目:本成果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2013 年教育教学改革重点项目“文化语言学教学案例汉英国际比较研究”中期成果。

以语言为研究对象,这不用赘述,如果承认这一点,“对外汉语教学”、“汉语国际教育”、“汉语国际推广”和“汉语国际传播”等名称也就不影响问题的实质了,因为无论是第一语言还是第二语言研究,研究对象的本质都不会发生变化,变化的只是研究对象的具体指向。这种指向和“古代汉语”“现代汉语”的区分没有本质区别。进而需要明确“汉语国际教育”,“汉语国际推广”和“汉语国际传播”等等诸如此类的称呼都指的是“专业”名,而非学科名。据《新形势下对外汉语教学学科建设与发展座谈会纪要》所论:“学科和专业的密切关系体现为,学科是专业的基础,专业是对学科的选择和组织。……专业是可以根据需要或增设或撤销,但许可只有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只有成熟与不成熟的区分,不存在增设和撤销的问题。”同时也指出,“培养‘对外汉语’专业的人才,要根据培养目标构建起符合培养规格的课程结构,其中毫无疑问要以对外汉语教学学科为基础,但又不限于该学科,比如还需要文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学科的支撑,还需要外语、计算机等工具性学科的支撑,也要有教学实习等实践型课程的支撑”。我们对上文这样解读,如果把“汉语国际教育”比作一座桥,那么支撑这座桥的不仅仅是语言学科,还应该有其他桥墩,而语言学科受力应更多一些。

其实,任何人不能否认“汉语国际教育”这个专业和语言学科的必然联系。但随着这个专业的发展和壮大,有必要为满足其现实需要而增加“接口”学科,诚如随着冬季的到来,人体要适当增加毛衣或棉衣。而由于这个专业是复合型的,所以与其接口学的科也必须是复合型的。20世纪80年代曾就这个专业的学科支撑产生了几次大的讨论,文化在这个专业发展中的地位一直见仁见智。但作为汉语国际教育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魏红(2012)认为,“孔子学院、孔子课堂、对外汉语教学、来华留学生教育”等多种类型的汉语传播与教学等,这些内容都是汉语国际教育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语言教育自然离不开文化,但文化一定是在有了一定语言基础后才起作用的,甚至才能引起教学对象兴趣的,更深层次的语言教育自然离不开文化。时至今日,根据学习者的目的不同,汉语国际教育早已实现多元化,也是不争的事实。其实国外诸语言的推广过程也都如此,张金江(2008)在报道中指出,据西班牙旅游局局长贝尔纳韦介绍,语言旅游指的是以学习西班牙语为目的的短期(1年以内)学习和旅游。近年来,到西班牙进行语言旅游的人数每年以平均10%的速度增长,2007年超过了23.7万。根据学习项目要求,语言旅游者在西班牙一般呆3周到3个月,他们参加语言学习班并旅游观光。仅语言旅游一项,去年带给西班牙的收入就达4.62亿欧元,其中学费收入1.76亿欧元,剩下的是向语言旅游者提供住宿、娱乐等服务的所得。由此,汉语国际教育在学习者的目的这一学习驱动力上着实应该加以深入分析,所以,语言作为交际工具这一基本功能必须被制定大政方针者重视。

正是基于这种复杂的多元的全球语境,2012年12月8日,许嘉璐先生在第四届全国汉语国际教育人才培养论坛暨专业硕士培养工作研讨会上做了主题是“新形势下汉语国际教育人才中华文化素养、文化传播能力的培养与培训”的报告。他指出,自2004年至今,经过近八年的发展,以孔子学院为代表的汉语国际推广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效,赢得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声誉。当前,孔子学院向综合文化交流平台的迈进,汉语国际推广工作也步入“第二阶段”。他强调了加大汉语教学与文化教学结合的力度,引导学生在呈现中华文化表征的同时注重对中华文化内涵的传播。由此可见,为汉语国际教育在学理上进一步获得